

歸去來

我討厭旅行，我恨探險家。

這是李維·史陀《憂鬱的熱帶》開篇的第一句話。第一次讀到這句話時並沒什麼感覺，但當林徐達老師在課上一點出來，我立即就震驚到了，才發現其中原來深意無窮：一個討厭旅行的人類學家；一個恨探險家的探險家。我們常常以為遠方才是自己的目的地，卻往往忘了自己的腳下就是他人的遠方。我們常常以為每個願望都一一實現才算完美，卻常常忘了或圓或缺的月亮也有別樣的美麗。

看到李維·史陀的話，我就想到了自己。我不喜歡旅行，但我來到了東華；我更不是探險家，但我好奇來了台灣。在這裡，在東華，我經歷了一個完整的沉澱過程。有遺憾，有感慨，但更多是收穫和滿足。從最初的激動浮躁，到現在的心定神閒；從最初的孤單寂寞，到現在的從容開懷，整個人的精神狀態都有了大的提高和昇華。在這個寧靜的校園裡，原來的種種雜思亂緒都太輕浮，早已隨風而逝；留下來的思想種子個個結實，靜靜在心田裡紮根、發芽。

有什麼遺憾呢？就是錯過了許多風景。我不喜歡旅行，這是真的。我就像一棵樹，喜歡抬頭看飄動的雲，卻不想做漂流的魚。來了東華之後，我就靜靜地在這裡紮根、成長，雖然也有想過遠方的風景，但最終還是沒有拔起雙腳，踏上旅途。來台灣不去各地逛逛，那有什麼意思啊？——來這裡認識的很多同學都這樣問我。對此我也困擾、嘆息、感慨過。但現在想來，既然是一棵會行走的樹，何必要羨慕一條魚、一朵雲。風景就在那裡，任何時候都可以去，我又能錯過什麼呢？

那麼收穫呢？什麼地方都沒去能有什麼收穫？聽到這話，我總會笑一笑。收穫是什麼？不是簡單遊一遊看一看的風景，而是播種之後、耕耘之後、流汗之後的果實。風景一直都在，但是非你獨有；果實不會從天而降，卻是個人專屬。對於我來說，收穫的不

僅是新知、新朋和新師，還有新的思維方式和生活態度。

這個學期裡，我週一到週五每天都有課，所學的課程全都十分精彩，也都有各自的收穫。尤其是林徐達老師的「文化研究概論」和楊翠老師的「華語電影專題」這兩門課。前者以深度閱讀和心得筆記為主，指定了《憂鬱的熱帶》、《貓大屠殺》、《瘋癲與文明》、《本雅明文選》、《啟蒙的辯證》、《大分裂之後》等十本大部頭的重量級著作。在深入閱讀的過程中，我彷彿看到了一個新的世界向我敞開，不論是民族志、心靈史、瘋癲史，還是機械複製、啟蒙的神話、後現代主義等等，這些都提供了完全不同以往的獨特思維方式，讓我看到了歷史、文明、啟蒙、現代背後隱藏的文化符碼和偏頗立場，進而極大地鍛煉了我的批判思維和辯證邏輯。其中印象最深刻的一堂課，是關於「人生的不確定性」的魅力。我們常常以為把握人生就是一切都計劃好、按部就班地進行，一切都在掌握與計算之中。然而一眼能望到盡頭的人生之路，不是十分單調枯燥麼？不是把眾多豐富與變化都排除在外了麼？人生中的種種偶遇、驚喜、激動不正來源於難以預知的眾多可能麼？我現在能來到花蓮、來到東華，不也是因為老師偶然的一句話麼？當然我不否認人生和歷史的種種必然，然而眾多必然往往是事後才能看到的，在當下我們常常放棄偶然卻對必然汲汲以求，卻忘了很多偶然一旦選擇就成了未來的必然。命運的奇妙變化，誰又能說得準呢？

而楊翠老師的「華語電影專題」更是與我本來的專業——戲劇影視文學相契合。雖然是研究生課程，學習起來有些吃力，但楊老師的講授十分深入淺出，從最開始的臺灣電影簡史、臺灣女性主義運動，到電影與文學改編、臺灣新電影、新歷史主義等等，老師都以分析方法為重點，而具體知識背景祇是作為簡要概括。電影中的不同意識形態都能受到討論，而不刻意對哪方有所偏頗。在整個學習過程中，我雖然處在旁聽的狀態，卻也盡力跟上老師的節奏和邏輯。在大家的討論中，我對於許多經典電影的理解也有了

新的看法和更深的感受。這對於我本專業的學習實在大有裨益。

當然，其他老師的課也十分精彩，如魏貽君老師就以精選的讀本和課堂講授來展現從古希臘到後現代以來的文藝思潮，尤其將現代主義復雜歷程以較為明了的方式展現出來，讓原本對現代主義一知半解的我豁然開朗了起來。而李招瑩老師則以大量的紀錄片視頻來展示全世界不同地區族群（尤其是臺灣的少數族群）的生活習俗與傳統藝術，如阿美的豐年祭、泰雅的紋面、排灣的陶壺、雅浦島的石幣、非洲的面具等等。對於我這個不喜旅行的人來說，李老師的課打開了通往世界的各種隱微門窗，讓我看到了不同族群的各種不同的生活方式。

說到生活方式，就不得不提東華宿舍的“自由放養”的狀態：寢室 24 小時不熄燈，宿舍樓 24 小時可以刷卡進出。相比於武漢大學宿舍樓工作日 23 點半斷電鎖門、第二天 6 點半才通電開門來說，有著很大的個人自由。在東華，時間是完全由自己支配的，沒有任何人、任何事會限制你的自由活動。因而如何分配、處理這些時間就成了自己個人的事情。有的人會說，這樣不是很爽麼？剛來的時候我也是這麼想的，但是過了不久我就感到了莫大的壓力——自由的壓力。在以前，我的個人時間往往是由他人安排的，自己都不需要思考什麼，祇需要低頭做事就行。到了這裏，沒人安排之後，就得自己安排，自己對自己負責了。如何安排才能讓時間不被浪費掉？這就得花時間好好思考一番了。一番思想鬥爭之後，在讀書和遊玩之間，我選擇了前者。到現在回想起來，我還是很高興做了這個選擇。

在東華，我也認識了一些好朋友，如惠如、予瀨、筠茹、靜純、煖宜、吳昊、英坤、陳曄、松明等等（還有眾多未知姓名卻默默服務的同學、老師和工作人員）。跟她/他們一起交流、學習的過程中，我發現到自己的許多缺點和不足（雖然也發現了自己未重視的長處和能力）。尤其令我驚訝的是在東華，從大一開始老師們就鼓勵大家培養尋找、

閱讀、整理外文資料的能力，將外語學以致用。這對我來說還是十分陌生的一種學習方式，或者說，我對中文資料的依賴過於嚴重，也因此阻礙了我的視野。因此我也開始有意識地補足這方面的能力，雖然才剛剛起步，但總算有了開始。

不知不覺，一學期就過去了，正如不知不覺我就來到了東華一般。昨天下了一場暴雨，今天雨過天晴，天格外的藍，雲分外的白，知了又開始歡唱，鳥兒依舊在翱翔。一切都跟往常一樣，然而我就要走了。對這裏來說，我的離開算不上有多重要；但對我來說，每一次分別都可能是永訣。相逢即是緣分，很高興我來到了這裏，來到了東華，以後有機會我還是會再回來的。

現在是 6 月 21 日 3 點 49 分，我還在花蓮東華；29 個小時後，我就在臺北了；48 個小時後，我就上飛機離開臺灣了；60 小時後，我就已經到武漢下飛機了。昨天是端午節，大家過得還好吧。今天是父親節，祝天下的父親都有子女陪伴在身邊。

剛剛去圖書館還書，路上看到一樹一樹的花開，金黃金黃的花穗，在太陽底下閃閃發光。微風吹來，花枝搖曳，光影婆娑，彷彿在向我招手；大風吹來，花葉窸窣，翩翩而落，彷彿在為我饒行。突然間，世界彷彿消失，只剩下我和這片花樹；突然間，我有種難言的衝動，想要擁抱這裡的每一棵樹。

我想我會再回來。希望那日子不會太遙遠。

寫到這裡，不知道該怎麼結尾，只能俗套地引用詩人徐志摩的話權作結束——

「輕輕的我走了，正如我輕輕的來。我揮一揮衣袖，不帶走一片雲彩。」

姜欣榮

2015 年 6 月 21 日於東華向晴莊